

集部

震川別集卷七

明 歸有光 撰

小簡

與沈敬甫 以下六首解經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意朱子解心之神明不測不是但說心之神明不測一句甚好人心與天地上下同流貧賤

憂患累他不得須知聖人烈風雷雨不迷羑里之囚此心已在六十四卦上雖號泣於旻天又有在林琴時也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學者當識吾心亦如此非獨堯舜周孔之心如此也來書不能一一為荅當以此存心便覺天地空澗生死隨大運更無一事矣

民可使由當作日用不知看道之不行也民鮮久矣夫子益屢嘆之也

子張後來造詣儘高如十九篇所載言論可考務外堂

堂乃初年事也

所疑卒未能詳考樂只是以和為本而所用不同射乃為防禦而設司徒六藝如御書數皆習之以為世用懸弧之義却不為無用而空習此虛文以觀德也此等處須看先王制禮之本原不當止向末杪言語上尋討耳和為貴有子只淺淺就目前行禮者說不是說大源頭

與王子敬

蘇秦二公文字少嘗讀今忘之俟再尋繹也

立字美若執禮字子履馬鄭之徒解美為道君子之欲有立也順其道焉耳禮者履也動無非禮廼可以言執禮也豕二君問更字輒以義荅之葢古人之命字所以尊其名也孔門如回淵賜貢由路予我之稱殊無深意而後世名字之義侈矣

與王子敬以下四首解名物稱謂

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為瓜王即今之黄瓜則鄭注草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

乃瓜恐即此瓜他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為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也讀柳州海石榴詩疑是今之千葉石榴今志書亦云乃知孺允亦欠詳考也志書固有附會可以為一證高生日來索此書必有疑處乞更尋撿月令王瓜生當直斷為今之黄瓜草挈非也且引王萯與王瓜何與疏又疑為一物矣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之俟他日考也

與沈敬甫

昨自郡還冐風體中不佳文字㨿覽獸丘即虎丘唐諱亦云武丘也

古者六卿之長稱大亦因有少所以別之後來如大將軍亦是官制定名大銀臺不知何出比近來惡俗不可蹈之

與沈敬甫以下四首論古書

史記煩界畫付來諸先生文體殊不類今別作附書景

武紀諸篇仍存在内者更有說也

莊子書自郭象後無人深究近欲略看此書敬甫有暇可同看好商量也

向論髙愍女碑可謂知言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愍儉甚聰明并可與觀之

與王子敬

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奉去子長大手筆多於背圈識

之看過仍乞付來趙御史果有停征榜文昏人得此殊無聊也

與王子敬以下十二首論時文

沙賊潰去適方聞之然識者已預知有今日矣硃卷留自送之今不復示人也顧處卷尚多但不肯出此亦如人涕唾人有顧其涕唾者無之拾人之涕唾而終日嗅其臭味尤可怪笑也

與沈敬甫

試事未知何如遂不能毫分有所贊益雨不休句曲山谿漳汙可念敬甫連有書殊無壯氣科舉自來皆撞着必無穿楊貫蝨之技渠不比少年只看此番相愛且勸之行子元喪女弟又為追捕之累罄空非附驥不能千里有佳意須臨期使人相聞也

世事殊不可測勸君行固難然亦不可不一行也七篇文字頑刻能就只是時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見短不然終歲俛首佔畢何為者不須問江東神鄗人便是也

儘有一篇好者却排幾句俗語在前便觸忤人如好眉目又着些瘡痏可惡

文字又不是無本源胸中儘有不待安排只是放肆不打點只此是不敬若論經學乃真實舉子也

奴去有小帖極匆遽不盡大槩謂敬甫經學多超悟文字未能卓然得古人矩度耳當由看古作少也星槎集付來

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遂不知復有樹上天生花也

偶見俗子論文故及之

文字愈佳顧益爲之比乘禪也毋更令爲外道所勝幸甚幸甚王司馬云如上甑饅頭一時要發乃佳

文字大意不失而辭欠妥耳然可惡者俗吏俗師俗題見之令人不樂也

昨文殊未佳想是爲外面慕羶蟻聚之徒動其心却使清明之氣擾亂而不能自發也勉之如向作自當得耳

文字已與養吾寄去大概敬甫能見破三代以上言語

只為不看後來文字所以未通俗也
求子之文如璞中之玉沙中之金此市人之所以掉臂
而不顧也

與徐道潛 以下三十六首皆論自著文

韓集為葉七沈滯旦夕當促來前編在館中學徒俱病
久不往㸔往乃得奉耳此書考校甚精什義氏蔡傳亦
遠出其上讀書者要不可不觀也易圖論有合商確者
幸示及原稿并發來向論河圖洛書以示吳純甫純甫

謂當俟後世之子雲此篇大意與之相表裏第與晦翁實相牴牾啓蒙所謂本圖書作易之大原一切抹倒為此嘵嘵得罪於世可嘆也抑程子與康節嘗論此至其觧易絕不用之亦必有見矣

與王子敬三首

弘玄先生贊讀過即乞付來親得其語故詳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嘆耳吠奢賈入出家者啞羊僧伽中最無慧皆彼書中語

腰痛發作甚苦方有望洋之約恐無緣耳思曾墓表描寫近真生眼觀之何如

清夢軒詩附覽記固迂詩又迂清夢軒亦迂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禮論二首畧辨註家之誤耳無大發明更為我細勘未知其是否也

奉去文字一首此頗詳覈也前書特為討賊而發俗人必用相强幸悉毀之連日用心極苦故欲與敬甫知耳

葡萄酒詩前後偶寫不同皆可用元時置葡萄戸出元史占法曽見之不經意遂忘也

張駕部墓志已尋得深純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試誦此言當否

墓銘更乞一本昨見孺允云外人見書詈罵事大加詆諆不知吾邑中何多劉向揚子雲也又前送鮑令序以京師為行在所此是子長孟堅書中語並有顔師古小司馬註釋甚明而邑中人獨曉以天子廵狩為行在又

加詆諆此殊不足辨欲足下知墓誌不謬用慰孝子之心

石老墓表敬甫想見但文字難作每一篇出人輒異論惟吾黨二三子解意耳世無韓歐二公當從何處言之舍中蓬蒿彌望使人愴然不能還矣毛氏文想已見作此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為之䩄然一笑也

甫里阻風不得入城逕還安亭世事無可言者暫投永

懷寺避歲燈前後可入城也曾見顧恭人壽文否敬甫試取評隲不知於曾子固何如一笑

水利論後篇幷禹貢三江圖叙說再奉去自謂前人有不及者非常之原常人懼焉今人見此必駭然若吳中更二三年大水則吾言亦或有行之者矣

近輯水利書比前畧有增益未完不及寄去有圖有叙說大率不過論中之意耳荆坡二老見之必以余言為然經中中江北江雖說晦翁有辯甚悉亭齊所言乃是

孔安國程大昌說也中江北江入海者何處尋之惟郭景純三江甚分明耳

張陸二文不加議論却有意趣莫漫視也來文無可改但勿示人恐為不知者詬厲且大洩其天機也

兒子於敝簏中尋撿半日得文三首送看書張貞女獄事當附死事之後但傷訐直不便於眼前人秘之俟後出可也此文頗有關係耳

昨見來書甚快塲中二百年無此作不知與介甫子固

何如耳平日相長處能於微詞中見得真知言哉子遇

連來求兩文去皆俗者作俗文亦是命

惠政記稿恐不可識耳法當立石但無好事者又徐君

非要官誰肯爲之昨文且留看

水利録付來庚戌卷遅久令人不能忘情并付還昨文

字惡其人所以不荅耳可隨意損益與之此等事不至

耳邉亦是福也一見便是泥團在前極損道心也

外舅志送子敬所見乞告明蚤即付來勿示人也史記

謚法亦後人附會耳

録文裝潢須是新紙乃佳不可多人傳玩及入袖中一似百中經矣野鶴壁記綴玉女之後可也阿郎筆路須什襲以見還

僕文何能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為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風可為悼嘆耳區區里巷童子强作觧事者此誠何足辨也

與馬子問

白居易為元稹墓誌謝文六七萬皇甫湜福光寺碑三千字裴晉公酬之每字三縑大怒以為太薄今為甫里馬東園作傳可博一盤角菱乎一笑

與王子敬

水利書採取頗有意水學莫詳於此外是皆勦說也呈稿曾有録本否明日欲寄伯魯也此已為雨後之土龍但不可聽伯魯之意耳

東坡易書二傳在家曾求魏八不予此君殊俗惡乞為

書求之畏公為科道不敢秘也有奇書萬望見寄水利
録已鋟梓奉去四部近聞吾郡頗欲興水利動言白茆
耳甚可歎在位者得無有武安郇邑之私耶一時發興
入梓尋悔之於世人何用當令後世思吾言也
鄭雲洲至又得書荷蒙見念并及史事本朝二百年無
史矣今諸公秉筆者如林鄙人備員掌故而已非所敢
與聞也太僕寺誌僅一月而成亦無為之草創討論雅
俗猥并及龘疎處多中間反覆致意自以為得龍門家

法可與知者道也

與徐子檢

昨為節婦傳送陶氏李習之自謂不在孟堅伯喈之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

與陸武康

右先孺人銘謹撰上公家所謂班郢之門不宜敢當重委且平生不能為八代間語非時所好也念嘗以文字

為貞山先生所稱許敢抗顔為之耳

與沈敬甫九首

病良苦一日忽自起可知世間毉巫妄也詩二首寄敬甫子敬

題病瘧巫言鬼求食

瘧癘經句太繹騷凝氷焦火共煎熬奴星方事驅窮鬼那得餘羹及爾曹

題病瘧醫言似瘧非瘧

似瘧非瘧語何迂醫理錯誤鬼嘯呼我能勝之當自瘧禹乎盧乎終始乎

為食闕過此有屋租可以支食並為家奴侵盜無有矣然留此直是懶也春闈之文讀之誠自謂不媿但徒為市中浮薄子所訕笑以是不出也

十七日阿三送包丈想已到卷子可就五弟觀之曾寫二本復散去懶復寫也孟敏之甑墮而不顧卞和之玉刖而猶泣二者何居

承示亨齋云云不覺自喜非好人稱奬貴知我者希也

張烈女文字四首送觀安亭近日有此事也規利者頗欲撓其獄今幸得白矣此間旱荒殊甚家人作苦且艱食因少留日下當還

碑硯寄還惜無六驢載以入京耳益舟誌可寫出觀之舟中無事偶思此作却有意不可草草觀也

水利論具有前人之論特為疏剔之意望當事者行其言以惠東南之民非有牛鼎之意也

送行文各以其意為之可也如以册葉強人俗矣
施君所索文字昨欲從養吾取來尋思吾輩所作一出
必有以破俗人之論不可苟者且待來年與之今日恐
太草草耳

與王子敬四首以下十五首皆哀悼之語

兒子擴志附去二通其一與子欽去年令讀騷即此時
也兼以時序相感痛不忍言此亦至情嘗為人所嘲笑
豈皆無人心者哉乞勿以示人

孺允數來索侑觴之辭茅歌哭不同日時有通問者作一二語荅之輒顛倒不能成字也顧足下惓惓之意乘僕未東必得面談就君所欲言比次書之可也不知諸公何日行如此風景更難宿留也區區得失久已置之度外但此回不見往時人唐人有云海内無家何處歸此極痛恒耳

庚戌秋山妻欲學毛詩從問大義為書文王之什尋因兒女病遂廢卷昨還簡篋中得之極悲義多與前人異

者奉去乞一看稍暇當續此業也

與沈敬甫七首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欲為僕解悶者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為吾兒也又欲自禁耶

安亭情景更悲念兒在枉死城中也山妻哭死方甦舊疾又作矣所索文字付之尚書序亦乞録付庶病者少寬當以此等自解然恐不能解也痛痛頭髮嘗有二三莖白者照鏡視十二月忽似添十年也人非木石奈何

奈何寄去亭記欲圖刻石不知如何可就五弟觀之世之君子若以曾子之責子夏者則吾有罪焉耳痛苦之極死者數矣吾妻之賢雖史傳所無非溺惑也寄去僧疏僕書二句益天問楚些之意偶於此發之前後有六首又有偈一首别有荅人小柬連書一道敬甫就五弟處觀知我悲也

自去年涕淚多不能多看書又念新人非故人殊忽忽耳

壙志子建云亦似但千古哭聲未嘗不同何論前世有屈原賈生耶以發吾之憤憤而已欽甫云更似高人一籌也

滄浪生攜阿郎影來一慟幾絶此生精神覬欲運量海宇不意為此子銷鑠將盡如何西狩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子鮮之乎世人真以吾為狂耳

世美堂記可為知者道人固有對面不相知者亡妻幸遇我耳作罷與兒子嗚咽也

與王子敬二首

秋高氣清明月皎然永夜不寐惟有哭泣而已向作疏偈數首獨曾寄孺允今寄去一卷昔在萬峰山中讀大藏經信其理如此非狂惑也

前承過遂遭虎狼之驚感念至情極不忘也像贊一首奉寄日閱禮書欲依先王之制以送死者而嘗不及子建之徒輒唱浮議動引王夷甫亂天下之言殊為可惡

與沈敬甫二首

不見忽踰月節候頓易日增感傷凉風吹人悉成涕淚令女未有紙錢之及此心歉歉凫短鶴長其悲均也何如何如

曰苦一日思深如海盡變爲苦水如何如何承寄奠不敢辭敬甫雖有哀痛未容相比也疏二首寄去令日低首世尊前矣别有報人小帖數幅可與五弟索觀也

與余同麓太史以下皆爲長興事自明者

歲杪人自北還備道閣下終始成全之大德及兩辱手

教衘戢殊深二月當遣人受勅邅廻顧望又不覺遷延逾春今茲乃獲遣行伏乞指示生死得沐光榮有光三月二十日離家五月十日始到邢適監郡者在郡又以官舍久無人居且比諸僚獨隘僅僅編葺聚土為書齋度俸錢才可以自給然不能有餘以及隨行家口而百物皆貴幸來時頗借貸糴大米三十餘石足資半年矣故事馬政郡以閲視為名姦利由此生今惟專委之縣既有縣令為之親臨又無郡擾人頗以為便自此絕不

與吏民交涉日日閉門亦無士大夫往來差能自安但
論者皆欲為有光擇官得清閒之任以為隨材而不知
有光之所苦乃在於犯忤姦豪其為怨毒積毀入於持
權者已種深根是以滿朝之公論不能勝一二人之口
也今此之官若隨資除授更下於此真抱關擊柝亦安
也特以為以此處不肖不齒録之地則不能甘也承相
知之深相援之切感之至者更不能為言以謝獨述區
區之隱情伏惟照察臨書不任惶恐

再與余太史

六月中人還知道體漸平不勝忻慰且捧教札惓惓之意銜戢曷已有光於世最號為偃蹇憔悴之尤者明公一旦振拔之至今海内嘆仰乃徒以守職愛民之故不知顧慮以取仇怨竊望明公能振拔之於其始必能成就之於其終所謂成就之者非敢求上進以與喽喋者爭時取妍也特求使之不失所而已矣前瞿少宰致書李相徒亦以平日之相憐非有光之有求而辭不盡達

其意亦以有明公代為之言耳先人勅命計此時已用璽欲遣家人乃寸步不能自致適有馬吏赴太僕敬附此勅命即令去人齎賜幸幸許君畫頗盡林壑之美玉堂清暇可以資一玩也

與吴刑部梁

往在白下幸獲同登過蒙憐愛同思歘然逾三十餘年而吾丈交道久而愈篤自初旅食京華卹其匱乏昨者讒人罔極雪其誣枉至情懇懇卓然高誼雖古所表見

於世者僅一二數而已矣若以感激不能自勝爲謝又非所以待吾丈者也今到邢已半月舍中落然無具與妻子相對殆不聊生獨自攜書千卷旦暮呻吟足度日月頃在家日聞吳興事甚怪幸彼大吏持平不得縱然中傷之計日行矣諸乙丑同年如陸杭州謝武進皆得重劾尋無恙而李夷陵甫自州遷佐郡又得入内署矣朝廷大公本無意必而獨於僕一人未見曠然者知子蔺之譖深也比來實以御史大夫少宗伯之知令獨重

生疑畏未測所以賴吾丈見告當自劾去矣自選授在越即不敢通書朝貴獨去冬欲引退乃於諸公自言其私并求應得誥命今遣人至余太史所受誥略布區區伏惟矜察

與周子和大參

居京師日日趨朝朝罷入閣中宰相出然後隨而出然殊無一事修史則職守掌彼皆治庖者僕乃尸祝耳制誥皆有舊式惟贈誥間為之於世間榮辱得失了不關

於胸中謂可以避世非謬也諸公相憐謂更有別處僕殊無望於此日在金鋪玉砌間行殊不覺勞也本欲即歸生平強項不肯被鄉里小兒以虛弦驚下耳荷荼陵公相知今日改謚文毅弟適當草制甚喜幸公子亦在中書日與班行相綴真見門生老白鬚也內江公尤篤師門之義每相與言張公或至淚下內江之薦達如荼陵弟每恨言未能行耳新鄭素為吾凡不平弟去年書往亦及之今當路一似循途守轍殊不可解

又

江都為相之日更辛苦於下帷之時黄童白叟歌咏於田野朱衣紫綬讒搆於朝廷不見河陽之褒反被相州之譴今日歸田之計已决俟代即行不久奉侍恐勞見念先此啓知

與曾省吾參政

張虚老行附記不知為達否僕非敢緣舊識求門下有所掩䕶也在縣比古人則不及比今日亦當萬萬何向

越中乃似無聞知者直是可恨門下行省所在問民疾苦若彼處一二鰥寡民得自言則白矣區區非愛爵禄者名亦不得不自愛夫奸人豪右非民情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非非是非之真也察民情與是非所究竟實門下之責不得不瀆告伏惟不罪幸甚

與曹按察

奉別匆匆又經半歲門下為中朝士大夫推服以為當世名流今蹔屈作西湖主人内召應不久也鄙人向年

為吏吳興雖跼蹐百里而志在生民與俗人好惡乖方
遷去後極意傾陷今幸公道昭明諸老見察弟越中昔
時和聲而譁者猶似有一重障翳僕隨緣來此宦情甚
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汙衊執事總領外臺主
張公議若不明告恐陷左右於隨俗附和之流非鄙人
所以事門下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
餤三復所患詩解良深嘆息同年沈秋官行附起居肰
敢布情悃不一

與慎御史

有光叨竊貴郡而山城僻處日治文書東脩之問不行於境外執事獨念生平數賜存問顧無以為報者比得改官一時匆遽又不得詣别悢悢當其在貴郡甚邇也可以見而不見今去之雖欲見而不可得矣縣事無足言者執事姻親在彼必能畧道之閒郡中置獄大異為善者懼矣謂隨吏溷而蹻跖廳昔賢云然今乃真見之東坡先生為孔北海贊云使操害公時有魯國男子一

人爭之公庶幾不死執事為鄉邦重望不獨故人私情天下公義亦可發憤言之乎博士學官至閒冷也微文及之輒點污尤可嘆訝適來特求書為西道解之幸勿靳也

與馮某

昔在都水荷蒙垂記隔濶五載靡日不懷邢中得郎報承有浙行省之命旌斾循西山而來庶一望幨帷竟不可得行省分司吳興僕前令雉城屬也當時與人處舟

相觸耳竟成仇恨令高飛遠逝而矰繳甚設韓潁川之拘持蕭長倩馬季長之附會李子堅何獄不成此漢良吏儒者猶忍為此况臭味不同陰鷙成性者哉僕素受相知若不奉告青蠅之言或未加察是僕反有負於門下也有文字頗委悉附上并求五嶽大理轉達伏望炤諒

與徐子與

欲奉候者數矣顧難於遣人是以遲之乃辱賜書及多

儀感愧感愧張人去後凡三附書以彼機穽可畏不勝杯蛇之疑行計殆輟承教即復翻然王大夫報書云良玉不剖當有泣血以相明者僕雖媿此言然京師士大夫相信實賴吾丈雅故推轂之即北轅無後顧憂尤恃吾丈力也薄儀附致東脩之敬草草希宥

與俞仲蔚

前奉別造次不能達其辭至京口曾具文字委悉遣人送鳳洲行省矣湖守懷大惡頗類韓延壽之拘持蕭長

倩也僕仕宦之興已索然勉强此來少不安即思投劾去矣然不能無望當世賢者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也吳興有便信須公再及之

與張虛岡

十月中遣人奏求解職吏部抑不上諸相知者皆以書勸勉謂有薄淮陽之嫌以此復當暫行要非心之所樂終當解去耳前在省見學道亦素相知頗加禮遇言及諸生保留事忻然置之不問後有讒説復加害諸生甚

苦宋太學生今議者多罪之然留李綱救董槐亦可罪耶殺陳東竄陳宜中其果何如人耶公於僚友間一言可解毋使僕負慚於彼中士民也恃素知瀆聒幸恕

與周與叔

向人遣赴京求鮮官諸公來書皆勸勉以為不至無以間執讒慝之口念海内猶自有相憐者復黽勉北行然長林豐草是其本性度終不可久縻也吳興事聞邇者氣燄稍沮然毒螫終未已賴大人君子始終保護耳小

文副薄儀聊致贐敬諸不敢言謝者叔向不見祁奚之意也乞鑒念

與陳伯求

在縣未嘗致書中朝士大夫雖足下之素知愛音問殆至隔絶今一月兩致書有所廹不得已也已上疏乞解官只恐所使人或有邅廻及先人所得恩命須先行幸留念媢嫉之人亦足以快志矣而信信猶不已令世亦有一種清論但其人方受阨莫肎言向後乃稍稍别白

則其人已焦爛矣吳興方置獄掠無罪人鍛鍊爲罪人
解脱甚可駭比其於僕非直蚊虻之噆膚而已不得不
恐爲知已言之

與于鯉

辛苦爲縣尚望俎豆我於賢人之間不意行後舞𩸮鱣
而號狐貍如此殊可駭異然不足問也承翰至草草謝
不一

與吳刑部維京

昨者得從諸鄉老獲侍清誨不謂亟承超拜攀留無計徒切悵仰而已鄙人為縣無狀顧不敢鄙夷其民童子婦人所知雖謗讟煩興而公論猶有十八九田野之謡當亦流傳於苕霅百里間也去冬遣人北行乞解官弟諸老相知者多移書勸勉蹔為治行可謂進退次且矣

與王禮部

昨者輕詣尋辱枉顧造次不及有所言百川孫丈僕舊同學相知也今司理吳興僕前所治縣事多相關欲乞

一書致僕鄙意僕業已解去不當復有顧念但在彼殊
苦心理究捕盜平徭省賦無慮數十事恐姦巧之徒有
不便者乘其去而反之僕以此不能忘情於彼地之民
耳須求孫丈留意但有錯謬亦不敢偏執以求覆護也
平日不敢虐煢獨而畏高明以此取怨不少古人所至
問民疾苦民間疾苦與其是非甚真今在位者徒信流
言小民之情其伏也久矣如孫丈肯留意於此僕三年
辛苦亦得暴白然不敢求人之知也以求知者知耳書

不必别賜但求左右便中及之草草幸恕

與孫百川

去歲過海虞會王笠洲因屬之爲書道意笠洲亦以曲周事相托誠以作縣百責所萃雖曲周無纎毫蹉跌然不得不懼也恐有從其後捃拾之者耳在縣時事僕不敢求尊丈私庇只求察於彼處民情而已若問堯於跖不可也宋廣平責張燕公云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此責在尊丈僕何所與太府公素相包容適聞有譏者知盛

德必不介意然區區有聞實不自安望從容間及之朱

進士還附此

與某通判

二年間荷包容無有纖芥聞臨行有譏者言僕具帖子

於軍門軍門大官即一見便具帖子訕上官當以為何

如人也雖愚妄亦必不為軍門趙公在邢郡相處數月

今合還部望入郡時面問之有之趙公不肯諱也詩云

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言君子之於譏人所當推其所自

而遲究之也計明臺於此亦必置之不較然鄙人之情不肯晻昧自處於薄耳

與徐子言

向僻處山縣不與世通遂不覺違離數載懐仰何可言常怪吾吳中宰縣者坐貴之甚幾與民庶隔絶頗不然之故為縣一切弛解雖兒婦人悉至榻前與語每日庭中嘗千人必盡決遣而後已不為門户關入之禁至所排擊皆大奸待士大夫必以禮而未嘗不以情處獨流

俗所以為訾者不馭吏也實亦無負於百里之民不幸有所忤犯致凶德參會極其排陷幸當世士大夫猶有憐之者僅不竄謫然於儕輩已不比數矣昨歲因遣人領先人勅命即具疏乞解職南岷王公故相知抑不上復貽書勸勉然次且乃至五月到邢意已悔恨此行矣銅梁張公近按察天雄云遇執事江陵備道見憐之語且云當時亦未意來此張公以是頗相禮遇隔越數千里無尺素之文而兩公獨相與語於江漢之間即謦欬

無不聞極令人感嘆特遣人托子完寄謝會晤未卜不勝瞻跂

與馮棋谷

在湖極自負得意處不減兩漢循吏非誇言反被信信者不止此是關係世道僕一身何足惜在邢無一事可稱吏隱然已覺世途不可行河氷鮮即謀南歸矣

與沈雲泉秀才

朱秀才來具知動止為慰比在縣見士民有德者必敬

之咨訪之如執事葢所敬而咨訪者然未嘗有屏人私語也公家門户亦無私也在内署無事思彼中一一可記憶雖疎濶其爲小民者已懇至矣今日蒙見念亦以自考未相忘也

與朱生大觀

令弟重趼數千里來力不足以振之然高義已動京師矣鄙人官貲何足道只平日在貴縣不曾欺神不曾欺民令見貴縣之人真無慚色也如得掛冠還相近可與

一二知友時見過否

與同年陳給事

間濶久矣國事委重從官吾丈何得偃仰林下也在縣良苦無知之者而傾陷萬端平生雖置毀譽於度外然不能無憤悒耳吾丈幸時名田野無告之人問狀當必有十之五公論也名譽不著朋友之過吾丈可以坐觀不置黑白於其間乎此非為不肖亦以為彼邑之民也此後莫肯有誠心為民者矣朱文學來備訊起居附此

為候

與王子敬

袁吏部來不承音問殊為失望吳興事頃得信知鄉人意殊不佳每與道亨言辛苦二年餘專為彼中見告者力保護之其實自謂不媿古人不意乖忤如此道亨亦以比境具知深以為嘆今向人言若真負塗汙而求人洗刷者昔人有因仕宦為人羅織以為憂者龜山先生曰顧君所自為何如耳茍自為者皆合道理無媿而不

免焉者命也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僕來此亦偶爾久不作仕宦計待冬杪入京即自劾免歸也

又

范司成已行後始拜內閣之命附書未之及今淹延不覺又三月每日不思歸也北來者皆言鄉里少年更聚會犀不遑極其相傾屏麓亦頗知意不輕言若從容叩之亦必無隱也僕所以不去者非能為千仞之翔苐不

肯為虛弦下耳

與周孺允二首以下多述宦況

初至長城尋有書寄謝諸公皆見教公獨無所荅豈有不足於中抑去人不能守侯也縣號難治欲以曹平陽卓子康之道治之俗人皆非笑然如人病久多服參苓元氣亦可漸還附子大黄終不敢用也陳謙甫還能具道此中事并托面侯不一

到縣不能致一問可知吏之俗矣太湖去治二十里不

一游向到臨安與子實約游西湖子實竟不至又連日雨命輿至城外遶城一望而已俗何可當為吏不能作氣勢人頗謂之不能多有見教教者老人豈復肯受人見教耶任性而已太夫人起居萬福人便草草附問山茗少許公非之乃致遠忱耳

與唐同年諱愛

契濶數易寒暑懷念何可言五月到郉不覺已廹冬咫尺魏闕不異湘楚何啻子雲寂莫而已

與鍾上舍

承不忘先契甚荷昨晩所言尤荷相念然如對峰為布衣交可也流行坎止當順所遇不敢以顛沛失其故步推薦自是在位者之責待吾求而薦即其人不足重矣何以彼薦為榮有要官萬望莫及鄙人姓名不惟無益反見累耳

與龔子良

承贈言匆匆又遭子婦之喪不得過謝文雖非所當然

皆實録非相知何以能相信如此天下士大夫已成一番風俗無論三代説兩漢循吏已被訕笑矣生民何辜而遭此不幸也家人京口回者附此為謝

與傅體元

承過舍相送又有扇金之惠惡俗雅不信人惟徐龍灣書來云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遺金者乎徐君非面礬人者人情不相邺所以不卻來賜也京口人還附謝

與王子敬六首

南還與旌旆差池僅旬日恨不一會僕以二月十二之任山鄉久不除令告訐成風犴獄常滿治丈書至夜不得息殊違所性所幸士民信其一念之誠兒童婦女皆知敬慕深媿無以使之不失望耳每一聽斷以誠心求之此心自覺豁然清明仕與學信非二事也如是行之無倦知古人不難為矣

所云楊君云云向亦戲言及之公遂以為實然深用歎惜彼以梁國之鳥嚇我矣㝱晚得一命真自信凡事須

行其庭不見其人何可望人知我也

縣久敝所應用官錢並被侵没衙中一魚一菜悉自買比市價此尤可笑日理民訟一日人命亦可數起昔年彭户部在吾縣頗稱健吏計僕所決之訟兩月間多於彼三年矣奈何自苦如此向到顧渚採茶登覽太湖悵然有歸來之志承及宋史意甚恨恨恐遂不能有成然不能忘也人行草草

相違忽忽遂經歲相晤未卜何日自來此凡三得書每

開函如對面復增悵然縣在太湖上山水甚嘉顧日理
文書少休暇令人益自嘆俗耳楊夫人既廹遷死殊可
痛其他蠻觸之爭不足道也令弟家信中必悉之太守
公孫子陽之徒得公書暴之不然復寒之矣半歲中決
獄數百事陳誎甫曾抄其一二別無文字因附去此中
亦有精微之理暇時可一覽餘大守侯續寄
周興叔近已過郡去矣有序送之匆匆未及録去王元
美有大名還致彼撫公意大畧如王少宰所云當作書

陀山長耳方爾次且得元美此言始復作行計夏二不及附書

五月初十日至邢道亨署篆今初六日太守始至官中殊無一事公庭閴然未見南方為吏如此者惟土俗儉陋近來務為裁損幾於貊道然愚性甚樂之第孤危之迹終不自安也

與沈敬甫四首

考選庶吉士存老甚有意諸公亦爭為言而給事中又

題本欲限年此輩意忌實違之俾不通也吾亦雅不欲就但隨緣得一官諸公自徙紛紛耳

人生出處有定由人不得讀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之辭殊覺有味出宰山水讀書松桂林有何不可內閣無所事日食太官之膳而已有相知者云更欲有所處然僕殊自愛寂寞令千載之下想見揚子雲高致閣中見揭高皇帝諭中書文云先書之天地無有也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知也後書之聖人聖人之

也此語甚奇若欲盡此言則此官須與天地聖人冥會者乃為盡職今世求揚子雲何可得

山城僻處非當孔道雖隅一湖視燕京更遠耳為五斗米折腰意默默不能自得也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奈何丙丞相不案吏僕性實不喜案吏人謂不能稍案吏人翕然稱之僕獨笑謂吾非案吏者聊以戲君然竟不案吏也每視事吏環立婦人孺子繞案傍日常有數百人須臾決遣自以為快或勸自尊嚴如神人又不

能也與太學生飲人或譏之然無太學生肯相名飲者恨不得與老兵飲耳人須當任性何可强自抑遏以求人道好昨從顧渚山望太湖風帆半日可到家矣以公相知及之

與陳吉甫

吾兄何日計偕明年過二月恐僕又還舍不相值也王大夫真有故人情然政不必依靠人往來自任吾意耳一日有事天雄見向時石丞子執經門下者與之坐久

之别去人生何自苦吾輩尚不可謂之老然同時已半謝矣府中夜卧聞更鼓聲醒然不寐追念平生故人欲如少年聚會何可得也偶人還附此為問草草

與顧懋儉

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初四日十九日書並至是日亦有書寄家硃卷為王内翰攜去未還抄本在十九日封中想見之即無一字改者但繫辭後篇謄録錯誤因改二股不能記原稿耳天下人非無識者惟填榜時有鬼魅

也館試嚮見徐少師已面告不赴後科果奏限年士論亦頗為不平類有媢嫉之者然吾亦何意大冶鑄金金豈踴躍自謂我為干將莫邪乎日來讀書稍接續甚好但須沉着莫輕放過望并以此規切二子也

與萬侍郎以下四首係馬政

駕還欲約知友送之郊外竟先日而去其高風不可及賢於東都門外送者幾千輛矣僕黽勉於此頗以揚子雲寂寞自解然思頼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太僕志已梓

完僅一月而成又無考訂然於國家馬政因革之際頗反覆深致其意幸賜覽有便不惜示教

與曹按察

雉城朱進士曾負笈函丈今魁秋榜足為門牆桃李之光惟鄙人昔在雉城亦有從遊之舊因其歸省附候起居太僕寺南滁有志北舊無志適茲草創然於考牧一事見今天下事徒日事紛更而不察其所以然往往類此有可慨者僕所以於此書因革之際未嘗不反覆深

致其意焉惟覽而教之

與顧太僕

續送到三縣牧馬草場碑乞賜省入此孝廟初年新政所在勒石官廨實為久遠之計今若並移文畿内河南山東州縣各拓一本送上取載誌内尤為有據也謹白江湖廊廟之隔幸得一再晤言遽出國門不任懷悵管馬官於太僕為屬因被檄留館慈仁寺校定志書連日抵閱獨遼東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苑馬寺絶無文

字可考駕部掌故所存乞煩令史查考抄示及楊邃庵嘗以都御史督理馬政不知何年停止前此有以都臺巡督者否又楊公所督陝西一路遼東山西甘肅亦曾有專差否其餘有關馬事可以指教者不惜詳示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别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許溶

震川別集卷八

明 歸有光 撰

小簡

與周澱山四首

通家不得一晤殊恨昨自京口渡江即從六合行十二日已抵郭外寓報國寺得董御史薦剡想此時公亦有聞也前年在部見高老甚加惋惜及會芳洲抵掌而談

此事向寂然無及者董公乃有破格之請可知海內猶有人不覺有貢公之喜也

方得邸報適有人東還附上亦私心之喜也此中事殊異常攝縣者日欲中傷一日忽發狂自繫太守前殆若有神吳興人喧傳其事有光於世誠孤立惟恃蚩蚩之民猶欲俎豆于賢人之間耳然益厭苦唯恐去之不速也人行速秉燭書此殊恨不悉

奴行書略具又使面陳冀鑒私衷平生不肯媕阿令似

落井而向人號者然殊不然直當明目張膽耳近得閣老書云祖宗有法度朝廷有威福天下有公論國之所恃以立也而今法度不在祖宗威福不在朝廷公論不在天下人持其說蒼黄翻覆以與天下爭勝而敢為不顧紀綱決裂風俗頽靡人心紛亂而莫可収拾不知何究竟偉哉斯言録以似吾兄讀之一快也北地極寒珠米桂薪殆不能度日冬杪入賀即疏乞歸耳聽記并雜文托傅體元録呈至否方有書與陸希臯俞仲蔚頻覺

暢也廳記已入石再寄二通并神應記乞視之

比至京實欲求還田里適時事一新元老雅故相知有此遷轉以是不敢言去此本無繫戀意鄉里少年何乃以梁國之烏相嚇也承念及之餘令兒子面悉

答周溉山

適承教誨懇懇愈增悲感老父在堂未敢以死然所謂生民之至艱荼毒之極哀者雖強自抑制淚如河海水不能止也亡者與尊嫂恭人同自南戴服屬非遠不幸

以絶異之姿嫁薄命郎天下至寳措置非所珠摧璧毁汶汶以沒真千古之痛也禮齊衰對而不言獨荷眷念無已之情聊此奉謝并録報謝小簡數幅欲吾凡知吾至情如此類非世人語世人見之未有不大怪以為狂惑也

與王仲山

欽承高風末由瞻覿向者山居之記實乃致想之深雖辭旨蕪穢而神馳于烟波崖石之間如謦欬於貴人之

側者然非敢以擬古人公不加鄙斥賜之裒賞不自意遂見取於名賢獲華衮之榮也為之大喜過望而内顧孱然無當卒又驚以疑也更辱名畫及禮幣之恵以先公墓石見委敢不黽勉承役自效於知己使旋草率奉布不一

示廟中諸生

諸君在廟中者志意修潔藝業亦精進深以為喜但歲月如流人情易弛願更加鞭策以成逺大日逐課程須

遵依條約寧遲毋速寧拙毋巧庶幾有真實得力處又此廟神靈一方所崇奉精神英爽必萃于此須朝夕提省此心嘗與之對越聰明睿智自當日增月長而不自知矣

與吳三泉

沈毋文草略殊不足觀僕所以不辭者非謂其能于此葢肄業習之也顧汩汩俗學胸中無此意味而強為之斯汗顏耳幸賜裁削或甚悖謬勿出可也

院試文字一時應酬有司之計既已不甚記憶性又懶書度所以受知門下有不在此毋苦相逼也

綠蕉可分乞命守園者為銀鹿助强以家僮他出故也

建蘭遺種公固已棄之并以賜僕何如僕舊時讀書東臯後家居為作志以為恨不得負其地以歸今舍前所植並公家物則可謂負其地以歸矣幸恕不康

昨侍坐燈下偶懷遠人不覺為情所使中夜思之赧然汗出此亦侍于君子之愆也已知罪矣晨欲往東臯然

心火騰沸鼻中煩有氣息遂嬾束髮也

子賓老母免役事權在糧里官府未便見察若欲作書

事類無因恐有按劒者鄉閭人見秀才甚大便欲使之

說事可笑

辱公誤知豈敢自處以薄但由本性不欲作世俗寒温

禮數密知公起居足自慰矣童子不能悉吾意以故語

及

有光久辱過愛每以古人相期自媿齷齪負慚知已中

夜思之痛心赧面昨以亡友之故傷其泯滅輒强所不能且欲執事一言以為進止亦以執事惓惓之意令人忘其羞澀而來書過加推奬如此光何敢當光何敢當李習之輩意氣何如而韓文公抗顔為師光何敢望萬一于習之而執事以韓自處則無不可者光平日議論豈能出執事涕唾之餘哉豈大賢君子引進後學法固當爾耶抑以光之庸駑重以激之耶嗟乎光何敢當哉抑執事不以其不可敎因而成就之則光也不敢不勉

異日或不負為門下士執事之賜多矣

彌年沉痾無一日強健而學荒落坐視歲月之去惴惴焉恐有所失墜無聊之甚大不類少年意趣以故不能時修禮節于左右可謂之簡不可謂之負也僕雖極愚然亦有耳目黑白醜惡不至甚顛倒私自念執事僕所當終身服事者他人之望門下曾不得側足而立雖執事假之詞色終以不類自引去僕乃得置門籍令比肩為人如是而猶有背戾非禽獸好惡與人異者不至此

也執事常時有所教訓未嘗不佩服以為至言顧僕外之所示者常不及內十之一若不能有所承受此乃質性已成不可矯强也且執事業已知其可教而教之又復疑其人之從之與否則執事之過也僕若好諛而惡聞善言則見絶于門下亦久矣水之為物流動而善入然丈五之溝朝盈而夕除頑石伏于道左愈久而不易其處執事將何所取乎早間得書意執事垂念之切覺僕踈遠教誨之至惟恐其不從故為此言激之也無可

荅者遂謝來使然終不可不自明輒復喋喋病中遣辭昏晦終不足以盡意乞亮之得寓圃雜記甚喜計八十餘葉可留二三日録完奉納

初約會時草率相叙事又創于表兄僕不宜妄自主張表兄又不即言實不知其意何如也僕表兄雖俱在門下新故亦微有不同豈以表兄有親附之意而僕乃有自外之心且諸君意不在會也特欲因緣以接餘論即執事不肯辛臨諸君從此解體矣僕特以輪次當速乃

實諸君之事非僕一人之私也僕雖得譴而諸君何罪焉明日與諸君拱候拱候之不至則相與候于門下必得請乃已僕無知者稚子畜之而已勿以大人意見與之較短論長也

前夜得侍左右語及僕家事多方顧慮言人所難言僕何人斯乃辱執事知愛如此而來書又復推奬太過以為與僕談論比之飲醇此非僕有所感動葢别久復聚人情當爾僕以庸才不能自恣放如古豪傑幸而耳目

未甚昏塞自少讀前人書往往若有慨于中者私心以為是猶饑之必當食寒之必當衣非曰虛名美譽足以艷慕人而已也顧末俗意見自為一種間出一語稍或高聲共訾笑之以為狂掩耳走去至不欲聞用是黙黙無所言以為雖言亦無益頃歲補學官弟子員衣冠之士二百餘人時嘗會聚堂下笑語喧譁而僕踽踽無所與讀壁上碑刻仰而數屋椽耳雖稍與往來謂之相厚者至今亦不知僕為何如人乃辱執事知愛期以古人

以是不覺盡言于執事在他人謂之嘿在執事謂之辯

執事所謂可人意者乃所以為拂人意者也執事恐南

北仕宦未免乖違亦不必為此無窮之慮常憶去年此

日酌酒池上于時梅花將發天氣融融如春仲李日初

沒西南雲色郁然與溪水照映蕙有王生餘樂明旦辱

以詩召有花枝那負隔年期之句今豈可得耶乃知離

合自有數即今目前而已然矣呂成公初婚一月不出

乃有左氏博議人言有無叵測然使僕效亦無不可但

偶未能耳來索前書未敢如命留之以志吾過

有光頓首三泉先生侍者夫人之所畏者必曰勿使其人知又曰毋爲其所短如執事者從容出一言以相讓于僕已無所容今書傳之不快又衆辱之樂之苦也更有毒耶雖然僕乃有以知執事愛僕之深也顧僕亦非剛愎文過者前書所云中頗寛抑聊自明耳僕于自責實不敢少恕居常悒悒媿見鏡中影與人言亦無味自念十一二時已慨然有志古人比于今猶碌碌不自克

凡人不爲君子則爲小人古豪傑之士日夜點檢然病根卒不能去顧余何人者見人呼爲小人則怒自揣得爲君子否也孟子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又曰充無受爾汝之實若此者所謂義也然充無穿窬之心必施于有穿窬之心之地充無受爾汝之實必施于受爾汝之時乃令得其幾矣執事謂僕得其人之半執事雖以謂僕即其人可也雖以謂僕盜蹠尤可也朝歌勝毋古人所惡但曾參居之將益深色養墨翟入而聞樂更悲耳

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昔人謂種樹者爪膚搖本去而復顧適有以害之僕謂樹無知不能自長使其能自長即謂知方承主人佳意當一日拱把也豈可謂害之令而後僕知所免矣别後多至延緩至今乃始得作書以謝知長者不當復念人過也

贈言一首繕寫如右僕讀易深有感于否泰始復之際蓋天下之壞其始必自一人始而其治也亦自一人始此僕于執事之行深為之惓惓也自惟鄙拙不習為古

文聊發其所見不能檃括為精妙語徒蔓衍其詞又不知忌諱俗語所謂依本直說者幾欲自毀而又不能已也僕年已長大一無所成慚負古人居常嘿嘿不自得執事行且立朝功業當遂赫然僕若不至狂病異日得遂所圖于是從容閒暇與田夫野老歌咏先生長者之德紀述太平之盛事以振耀千百萬年視彼班生為賓氏執筆愧之千載矣區區今日非所論也

與顧懋儉

蚤所諭極知孝子之情顧力不逮古文又與今人背馳可歎耳目下尚有三四篇皆為貧子乞貸之作如先大夫廼須掃室焚薌不易為也貴州統志付來一覯

與沈敬甫四首

午睡起閱諸論信如所諭中有實物者也大抵得于四明為多或言四明悮君定謬耳此等之作混于數千卷烏言之中有臭孔者必能別之不知何以沉滯至此也為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敬甫病自在

無出落便似陶者苦窳非器之美所以古書不可不看旋字枕字即入杜集中便稱佳上乘法全在此也字所以難下者為出時非從中自然所以推敲不定耳餘已悉

大水沒路不通人行遂至音問隔絶此鄉徼連年亢旱今歲却種花荳淫雨滂爛奈無圩岸横水泛溢莫能措手昨兩日雨止覺水退一二寸一年所望花荳已無有矣方令人耆畊買秧揷蒔倍費工本又太後時然不無

萬一之望人來言西鄉極恇擾非是此地高強此間人耐荒西鄉人不耐荒耳文字三首送敬甫子敬懋儉共觀嘗記泉老說王濟之官至一品富擬王侯文字中乃自言家徒壁立可笑吾無隅日儲然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也

與高經歷

翰林待制劉德淵墓表學士王惲撰在城西西丘里程家灣隱士林起宗墓碣在城西南永安村東一里蘇天

尉撰都尉墓在縣西南十五里有古塔刻馮氏族姓已上三碑乞訪問每榻二本見恵

與王沙河

過縣重擾多謝治内有石碑煩命工榻數本楊誠齋云除却借書沽酒外並無一事擾公私切勿見訝也

與徐南和

向求慧炬寺斷碑又城北東韓村東嶽廟中有開皇石橋碑記并乞命榻一二本官舍無事頗慕歐陽公集古

錄柰力不能也以此相累幸不罪

與邢州屬官

匪材備員邢中無能有益于民屬歲之不易不自度其力之不能為民乞哀蒙上官之採納視他年觧倀差為省易然又皆賢宰之夙夜殫瘁使鄙人安享受成以無過讁也茲幸稍遷念一歲中相敘自知鄙拙不周世務而每辱教誨使此違别不能無情日夕惟與望内召草草布此為謝

與傅體元二首

得書承相念每讀李習之文見其欲薦天下之士急于若已之疾痛使習之得志真古之所謂大臣宰相之器也而或有譏之者隘矣省足下書意慘然又自傷也自歷任以來覺此官最清高前在京師見居要路者乃日騎馬工伺候大官之門高人達士以此較彼殆若勝之此晨門封人之徒所以見慕于孔氏也特中間又有不容久處者耳兒子落魄然身世之事吾亦不能自慮安

能慮此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有詩寄來曾見之否宋廣平墓在沙河有顔魯公碑前令方思道于沙土中出之此碑歐趙亦未見也碑文頗有與史異同者乞寫舊唐書宋璟列傳便附還人欲相稽考也文字頗以為戒絶少作有一二篇寄兒子欲觀從彼取之不悉

懋儉人來問之知有内艱殊為驚怛僕思歸之心甚切中秘有書數萬卷欲讀一過為此牽延未能次也

與王子敬十首

午前托敬甫以文字相示見否可齋記欲得伯欽書煩轉求也北窻梅花如對君矣

二石說奉去歲事交併衆家事事欲竢新春平生無一事不嘗獨不曾對吏令亦不可不一試也

見郡丞自謂老吏語滚滚不休緩征之說殊不可入蓋自郡中來受撫公旨也為壙志作權厝志視葬志頗詳核然不能奇耳孫文亦不高漫往乞評之

來書善敘事理恐不能復加文飾也熊君乃有皇甫度

適之風平生悔見貴人獨此行為無悔耳事亦已即決甚明達向人昏瞶之甚泥團不足以盡之也

道工沮洳不通信耗昨人還得書并子和書荷相念內人且就舘而久病疑慮不能出事未竟少須不妨始初猝暴難當耳此易與也郅都甯成自不易為之㦸六來道其行事多可笑令人不復恨之

莊渠書求孺亨校定不出府公意事體合如此兒子傳示欲隨年編次附入周禮春秋大學諸書甚善若了可

封寄宅中見乞道之陸子潛荒政十二觧即借示府中敬甫有名否

事未能遥度文書已下恐無變更且得的確乃可行也

計此門一啓士大夫如墻而進尚容鄙人置足耶昨陳子達書來勸入城荅之云此間有二奇不見戴烏帽乘軒人盜賊數過門不肯入也此間未嘗不荒小民習慣更安帖耳

連日臥病青山緑水已無縁分惟有讀書又不肯假借

使人浩嘆沈君詩㑹少間作也

吳興使人還得書并惠橋記及圖書印深荷存念過家

會子欽又承書惠僕每相念及恨不得日日致書左右

耳在試院中托程秀水竟不果也録文見世情危險每

不欲上人亦大吏爲之其五策問并前四道承乏不辭

耳最後丈量均徭却竄入鄙語如所諭可謂淄澠之水

易牙能辨之矣朱守想非俗流至京當候之

老況不堪明春非討差即請老子長孟堅今世何可得

也與麓已進奉常太巖改璽丞初到未相見阜南衙門熱喧亦少會然每見殊有猜疑兒隅行邊久不還方念之大抵今日京師風俗非同鄉同署者會聚少人情泛泛真如浮萍之相值不獨世道之薄而亦以有志者之不多見也

與徐道潛

向云萬樹梅花徒見其枝條山中猶寒即今多未破綻日令慎奴探之居人云年嘗到二月中花始齊魯叟乘

此時來且有月益奇耳今歲節氣晚若要桃花須清明後也社約初意合得亦好但諸人志趣終不同當以閑門為上魯叟亦豈可受此羈紲耶僕在此亦甚苦作文每把筆輒投去欲從山僧借楞嚴經以自遣耳日夕望面晤不復多及

與陸五臺

向者輒敢通書于門下乃辱不鄙還荅往往多推奬兼以教誨之語然如此年時欲南山射猛虎其為不自量

可笑也沈茂才來顧特因致謝水利纂一部附奉左右此爲東南利害甚大使者秖以空文應詔耳幸賜省覽

與姚盡溪徐龍灣

謹遣小兒拜謁不與爲禮則長者之教誨深矣

與馮太守

性理稿僅閲一過草草殊不詳略加朱點爲别舊有點識無容改評矣序文平正通達殊不類近時軋茁之體真有德之言也中間堂聯再書二聯奉上乞賜改教擇

用其一

與沈上舍

前者見過治所已束裝殊恨不能為主人也夙慕蘇長公之高風買田陽羨聊欲效顰吾凡杯酒戲言忽遠遣人來其重然諾如此僕遂不欲壯行大丈夫不負國家何媿只去就可以自決耳

與管虎泉

每辱不棄親末眷念之勤臨行又不及為蔬飯以謝別

罪罪諸令舅亦必見怪也兒婦㬥亡適官舟已在城下諸役皆集老來又不堪哭聲遂不可止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家事如此且無顯擢可以行道而為此役真大愚也

與顧樾儉二首

奴至道欲東來意如飛動感嘆久之與世益無緣乃辱二三君子不鄙夷真猶菖蒲葅也日下相見諸不及五燈會元幸為致之近來偏嗜内典古人年至多如此

莫怪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五弟來得書極荷見念之意得失自有定命若以見知有一毫希覬便非吾心所以遲遲而去俗人不能知也此回遇大風絶江淮而度江中景物更奇略具諸詩中前日托舍弟亦不及專録寄去今止録去江中一首日下當還諸所欲言不盡

親故懶作書向為公言鐵劒利倡優拙固卬每覽子厚

因山賦亦自無聊也人還附此

去年在京師一日與華亭林與成對坐虛齋啜茗吾問與成近寄家書否與成荅云亦自無可寄吾來三月親故書問殆絕祇為無可寄也敬甫近況何似太玄曾了得否兒子輩恐遂為流俗敎他看老父字說有信來未嘗道及書中事何也

風俗薄惡書生才作官便有一種為官氣勢若一履任望見便如堆積金銀俗人說無餓死進士此言尤壞人

也

文字殊有精義然使讀者不能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為子欽新得寧馨取小字壽孫用秦璽意却新也此後湯餅之會更可使與否一笑

子欽為我行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意甚喜即為書陽曲序明日可來觀之

向者無儲不能久留北舍數過不解也前言戲之耳

敬甫近來甚有悟處一件悟無不悟也嫗煩黠慧往往

能隔壁識别人耳

見來書可怪心甚傷之士之不得志當有此意念耳然須放胸襟寛大死生亦大矣此是莊子不覺失語聖人無此語也

文字亦佳但不知與其人平日往來否如但學中識面便送之得無類投人夜光乎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聖人言句句可思也

吾祖誕辰在今月廿二日哀門不能如外間彌文又諸

父在僕不敢主允齋有美意相知者數人鷄黍為懽可耳須不可有雜賓也幸致意
喉中嘗有痰殊不快耳不如意事不如意人須勿置之胸中可也
顧伯剛欲梓三泉遺文敬甫有所藏悉付來或更為之求訪此亦門人之責也吳甥來數言之相見輙忘耳
性命之說聖人蓋難言之欲作一論紛紛竟未有暇眼前事無當意者大率六十四卦中一困字耳家姊丈行

有期已託子敬往借宅可與養吾知也

兩次承問皆失荅所往類多庸奴適受其戲侮史稱淮陰家貧無行乞貸無所得不幸類此傳云向為身死而不受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為之殊自傷也

純甫手書此于其家得之非欲外人知也其胸中耿耿如此三復為之流涕今並付去幸為善藏之

向借繩索有書竟不見報没田殊苦然文節公大石已

置之庭中饑亦可餐也

城市中耳目日非來此雖極荒絶能令人生道氣也遊山記殊有興致略看一過僭抹數行不知何如因淚多傷目不耐久看文字極困悶也舊與純甫遊此山山北破龍淵下抵白龍寺尤奇勝有泉一道從破石間下流可一里相傳有白龍破此山而去其形勢真如劈破幽泉亂石相觸淙淙有聲旁多珊瑚瑶草石罅間時有積雪賢昆玉不曾到此也讀記因懷純甫為之惘然耳

與某三首

僕以未造朝不得至東郊一望車塵大丈夫豈效兒女子情只人世知己難得耳遠別不能不悃然也有便當

奉聞

承寄書比出京方得之遂不及報然壯足下之志必能進于古無疑也顧非可徒言在積累而至之耳昨到家甚念欲一見然久出應接紛紛知足下以疾不至雖至亦不能從容論究柰何宋史何人乃敢爾附遼金亦儒

者之常談即耶律氏猶可金源奄有中國一百十有七年此可比之劉石為辱載記耶老大沾一命恐有簿書之擾而此志殊不衰若天假之年必能有成也

還舍時不覺忙過未得略從容欵坐此行真媿故人可謂往來不憚煩者也佛有兩遇謗孫陀利旃遮女者此自不知佛于佛何損修到時調達推山何懼也邪中極有高僧上人略不知之僧家亦無知者所謂乖志尤闕陋無徵僕頗訪得之欲表著其人此等皆有得者劉太

保見宰官身不誣宦途所見皆可厭思與吾丈一談何可得

與王貽明

甲寅之歲播越山中得日領教誨方爾還定而公遽有遠役隔濶遂逾一紀老大以來惟有孺亨與相親依不意遂至淪然身後事極可病心聞公往來吉水永豐間頗以自得而一二年間雙江念菴相繼凋謝顧公亦何所嚮寧無爾念桑梓之懷乎恭簡公集向王知郡委校

定僕不敢自專並與孺亨商確而李純甫不盡依用也公邇來當益復深造不知有可以見寧教否僕晩得一第而祖父皆不在世千鍾不洎吾心悲徒增傷痛耳今當為令太湖之濵探山釣水聊為吏隱無足言者同年胡原荊之任附此不備

與張通府

城外積聚實為餉賊之資前日曾面啓乞下令尅日搬載入城今經三日未有應令者但聞賊在新塘徐貽生

家運米淌載而來恐有攻城之計是我受坐困之勢而賊反得因糧之便也更乞嚴督各鄉積米之家如仍前梗令即以軍法從事或聽百姓隨力搬取或即放火燒盡及餘麥栖畝亦乞督促即時割刈送城海上用兵三年我師所以不得志實在于此而議者不察也不然以饑疲之賊深入吾地雖百萬之衆其何能為哉軍旅之際非威嚴不行乞賜採納賊自新塘載米西行不由新開河從真義出此往蘇州之道也如有攻城之計必南

來過北出東門宜密于北或北城灣俟賊船經過用佛郎機鉛銃打破其船但賊過北門必從夜來當謹備也

與凌廉使

承賜水利疏其為東南之利大矣捧讀太息昨有奏記非敢為激發之行蓋官守當爾若坐地方言者之罪毋乃假借豪右而虐煢獨過甚耶今更有所陳者劉清惠公身沒未幾門戶衰零孫女被戮辱以死今幸得昭雪矣其孫復坐大辟劉之夫人至縣庭跪拜令人泣然閔

其獄辭殆不至死似文致之也以清惠公之賢庶幾所謂十世宥之者況先皇欽恤之命新朝曠蕩之恩耶惟執事垂意

震川別集卷八